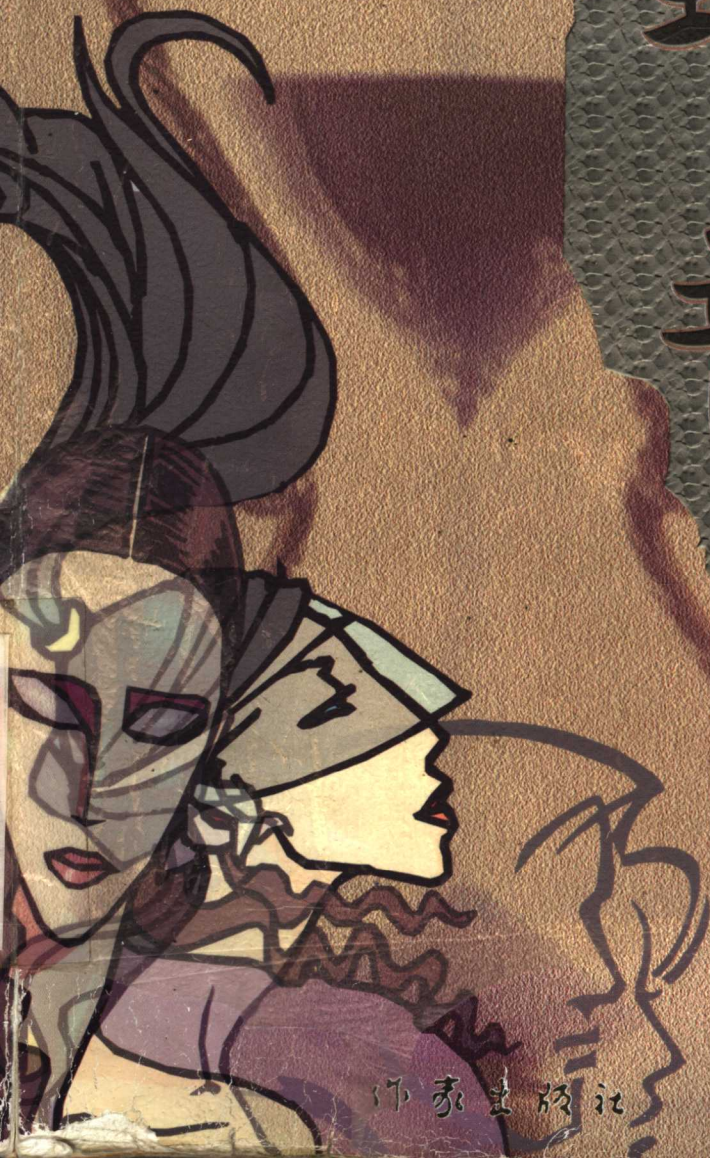


边氏三兄弟系列作品之二

野 韵

边云岭 / 著



作家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

边云岭 / 著



90279635

野韵



作家出版社

SBT70/0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野韵/边云岭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2.12

(边氏三兄弟作品系列; 2)

ISBN 7-5063-2442-3

I. 野… II. 边…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0577 号

野 韵(边氏三兄弟作品系列之二)

作者: 边云岭

责任编辑: 王宝生

装帧设计: 蝶之达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930761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270 千

印张: 10.75

插页: 4

印数: 001-8000

版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442-3/I·2426

定价: 2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边氏三兄弟是中国真正以写作为生的人，边氏三兄弟不但是一种文学现象，更是一种文学精神……



边氏三兄弟的意义

黄彦

这是一个太大的题目，定评尚为时过早，从三部新著立论亦有以偏概全之虞；然我还是不顾这三不当仍然用此题目，权作意蕴、意味、意愿看罢，讲的是一种现象，一种精神，一种期望。

听说有哥仁要出版三部系列长篇，我即来了精神，觉得非同小可。读罢作品并与著者晤谈之后，更感此中有深意在焉。三个未到不惑之年、彼此只有四岁之差的亲兄弟小伙子，我叫他们为“后知青”，甚至想到“大婴孩”牌香烟，觉得他们还是大娃娃，竟经异乎寻常的艰辛跋涉、摸索，于近五六年间连续出版了十余部作品，佳评如潮，甚得名家赞誉。这三部新著更深蓄着一种劲猛发展态势，磅礴着一种锐不可遏的新生代的风华意气，才觉得旨内题外都有话可说。

中国乃至世界文化艺术史上，有一个极其独特奇异的现象：人才每呈一拨一拨成长并进勃发之势！这现象各界都有，尤以文化领域为甚，尤为中国为甚！这一拨一拨，一是文化人才群落在

群聚群兴中的天然巧合或绝妙组合，二是同代同域文风文名相近相辉者的并举和并称，三是父子女儿兄弟姐妹夫妻叔侄的“一门多杰”。中国的建安七子、竹林七贤、扬州八怪、唐宋八大家及古代史学八大家、三曹、三苏、三袁，从“屈宋”的“二”到清末的“十三绝”，著名的并称录至少可列出一百大几十组。这阵容是举世仅见的。外国的大小仲马父子、格林兄弟、龚古尔兄弟、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兄弟、夏洛蒂·勃朗特和艾米丽·勃朗特姐妹以及世界三大男高音等等，亦举不胜举。这类特异现象是有极为深厚的内蕴和渊源的，需要大手笔写出专著论述，而不是迄今这般多为“现”此“象”而鲜能“探”其“蕴”的。我这里亦只能发慨或疾呼，强调“文以单发、复以群盛”的特殊意义，期在引起高明的瞩目。

就说这边云山、边云岭、边云峰三兄弟。历史上的三曹（操、丕、植）、三苏（洵、轼、辙）均是父子加兄弟，兄弟都是著名作家的只有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袁”。近现代鲁迅周氏三兄弟只有二人是作家。故尔边云山、边云峰、边云岭三兄弟同时崛起文坛，是目前所仅见的，起码应给人新奇般的惊喜。三出其三与仅出其二或一以及三个非亲骨肉的组合同出，其意义是大不一样的。

首在相互激励、交互习染、彼此借鉴、共同揣摩之深，是外人远不能及的。边氏兄弟每一新著的第一读者就是其兄其弟。切磋，研讨，甚至争吵得面红耳赤，都获益殊深。试想苏轼父子当年同时进京赶考，同朝为官，同庐为文，同路畅游，相互作用之大，是何等气象！这才有“一门文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之盛誉。中国之传统极重家传，重世家，打仗、立业强调强不过父子兵、亲兄弟，都是讲个中无穷魅力是妙不可言的。

再则，三弟兄的交相辉映、支撑，极易形成集团冲击力和特殊阵势。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生物学都重共生、群生、寄生等

现象的，商业上亦重“扎堆”及“一条街”效应。这种一家亲的特殊之势、场、缘，就形成了一种特别强劲的“亲合力”。人以群分实际上是以群合、群盛、群旺的。我在人民出版社同天津各界研讨《第四代人》的会上，讲到人和文有血缘、姻缘、渊源（源）这“三缘”传承关系。三兄弟借三缘之力可形成强大的“优生”优势。如此“三人行”所行的已不仅是加法，也不是乘法、算数级数或几何级数般的递增，这一加一等于几的浅显算题在理论上即可能如原子核裂变等于无穷大；边氏三兄弟的一加一再加一，也应远大于三！

更重要的，则在第三层的交手竞争角逐。兄弟三作家本身即创造了一个超级竞技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如果没有竞争，就没有人类现代文明。草原上的“走马”当另有一骑驰来，即会变走为跑。赛马场几十里赛程，每到终点还是众马裹成一团，一、二名间每每只有半步之差，恰如美国 NBA 篮球赛亦每在最后一秒以一分之差决胜负。这两种竞赛都将体能发挥到极限、技术发挥到极致。这才创造了赛马奇观和篮球神话。边氏三兄弟一面是相扶相携，一面则是暗中较劲。在这不闻哨声、不见身影的创作大角逐中，谁肯自甘落伍？谁敢相形见绌？谁愿作才尽江郎？这就要赛出个大名堂哩！即使如三曹之曹丕贬抑曹植，也从另一面激他愤发。这才有七步诗的话，这才逼着他“慷慨有悲心，兴心自成文”，写出《洛神赋》这样的千古绝唱。独生子女每易染上骄、骄之气及隋性，一个重要原因就在其“势孤”没有比照，没有对手。从创作氛围上讲，百花竞芳远胜于孤芳自赏，群峰耸峙远胜于一峰独秀！

还须特别说明，“群盛”绝非集体创作。恰恰相反，从劳作形态论，创作恰是个人行为，这又是另一种优势，它可不必像权力场只有你死我活，每每戮父灭子，兄弟相残；它可有相对的独立性，多一点自由空间和清静之地。北宋政坛烽烟漫卷，却出了

一批文坛巨匠。同时从政为文的王安石、苏东坡，虽政见不和，却无碍成为文友。乾隆时文字狱之酷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却仍出现了一批文化艺术大师（个别述而不著例外）及《红楼梦》这座惊世文学丰碑。可以说：同室操戈，切切不可；同室操笔，则须大肆倡扬。曹丕的“文人相轻，从古而然”，还应补充另一重要模式：文人相亲，千秋佳话。为文大可不必搞水落石出、抑人显己之术；而应施水涨船高、共求发展之策。最好是各自拿出货色来，力求双赢或共赢！

边氏兄弟共同创作现象，足可创造出一种交相激励、交相辉映、交手竞逐的“三交”精神。这也是边氏兄弟及一切创作良朋佳偶应有的节操和期望之所在！

这篇短文，多在“群”“个”之间往复。讲“群盛”仅是从“三交”等相互关系及形成阵势乃至流派有所长而言，并非忽略个人之创造，认为个人创作一定不如多人之组合；更非忽视个人特色。恰恰相反，这里要着重强调的，边氏兄弟如果欲求三等于三或三大于三，其根本之点即各自必须有极其鲜明的特色。凡事都有两面性，都是双刃剑。三人行优势及机遇的另一面即潜伏着巨大的危机：弄不好就极易走向反面——三个人太相似！骨肉同胞（尤其双胞胎）每会有惊人相似之处，令人讶叹莫置。边氏兄弟也不全例外。所幸和可贵的是，他们在创作上恰恰有惊人的不同。这才是令人羡慕不已的真正价值。这三部作品无论内容、风格、品味、韵致都大相异趣。我在代拟和改写作品介绍时称，一部如细品醇厚甘冽的茅台、五粮液，令人沉醉，陶醉；一部似参加蛮山荒林篝火边的野味大餐，必欲狂啖豪饮而后快；一部则若调鼎百合莲子羹，逸出淡雅清幽的异香会将你诱进如歌如梦的佳境……。文学的生命即特色，是不可被“同化”的这一部！有对佳侣对哲学家说，他们俩无论长相、志趣、习性、姿态、声音、追求都一模一样，难辨彼此。哲学家则说，世界上绝无完全

相同的两片树叶，两粒沙子，在哲学家看来，你两个中必有一个是多余的，应该精简掉。郑板桥一次在被窝里暗用手指练字不小心划到妻子身上，妻子责问道：“人有人一体，你体还你体，你这是干什么呀？”郑板桥猛然从妻子“人有人一体”的话省悟到写字必须有个性特色，从此书法大进。我最担心边氏兄弟的相互摩习会磨掉三个自我的棱角。三个应本着合而不同（雷同）、团而不结（板结）、统而不一（划一）、亲密有间（区别）之策，切莫将各自的特色溶掉。只有具备极强的独唱独奏的能力方可参加合唱合奏，如世界三大男高音和交响乐团首席演奏家。三人之合如形同磨平之“三合板”则只能搞“拼贴”而不可作艺术上之“雕塑”。木雕、石雕、玉雕之原材，无论在其质地、纹路、色泽均须极具特色，有多种非凡的“素质”。三兄弟作品的某些相似或风格某些相近，是不足怪的；但切不可太似，更当忌一般面目。人之相交每每强调求同存异，创作则当重去同求异。三人作品之差别愈大愈好，特色愈浓愈好。失去特色即失去生命，等于自我“精简”，三即远小于三。“三合一”只为共进组合之特需，只为创造更佳的外在机缘：“一分三”才是创作的内在本源，才是为文之正道。

特色还包括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这就必须不断有所创造。作家的出息不仅看已达之水准，更在看精进的速度。若问哪部作品最满意？答曰：明天将要写出那部。这样的作家也许是有希望的。每部作品都超过前一部这是不可能的。但不断超越他人和自己之念都不强，甚至想都不敢想，又遑论其他？！

边氏兄弟之成为名家，写出精品，这大约是可以期待的。能否成为大家，则要看他们的造化了。余秋雨在高度评价魏明伦剧作时也分析了莎士比亚剧作的更高境界，指出这正是成功剧作家与真正大家的差距。马识途说魏明伦正在由奇才向天才剧作家的路上走，他期待产生莎士比亚式的戏剧巨人。乔羽希望全国参赛

歌手和资深评委不仅要作名家，更要作大家。这些不是个人的期待，是时代的呼唤，是举国对一代文艺家的殷殷之望。我们这个产生了举世景仰的众多巨匠的伟大民族，十三亿之众的泱泱大国，是什么样的大家都会产生的。边氏兄弟能走到哪一步先无须作答。但对这高高竖起的座标，高高扬起的旗帜，总是应该心向往之，并戮力笃行之的！

2002. 8. 8 夜于京华醉芳庐

第 一 章

1

辛柔媚放下猎枪全是因为那个梳着五个辫子的巫师。他看了她一眼，她就觉得胳膊断了，她的心像糖稀一样流得到处都是。她回身看了看弥漫着梨花情意的镇子，心神仍然不能收拢。她企图举起猎枪，照着巫师脑袋正中的辫子开火。可是，她什么都办不到，河水流动声和人群的嗡嗡声使她陷入根本无法解脱的沉醉之中。

巫师正用一只眼看她，另一眼看莫名其妙的地方。他是跳大神的巫师，走遍了荒原的每条沟壑，但他一次也没进过九虎林镇，这一次他想夹在人群里，混进去。他一看她的眼神就想以土遁形。他对这个镇子有种无可奈何的失望。

辛柔怀是辛家三兄妹中的老二，他上了高岗，跳到一块松动的岩石上，把烟袋错当猎枪端着。草地上到处都是人和牲畜，乱乱哄哄的。天蓝得让染房老板眼馋，他正醉心地琢磨着新配方，一旦到了镇子里，就马上弄匹白布试染。

“这一天，”辛柔怀盯着自己的脚尖，脚尖陷在石缝里看不真切，那似乎让他很着急，“我说过了，这一天还没有来！”

人群骚动着往前涌。传闻得到了证实，若他们再走两步，辛柔怀就要鸣枪示警了。他把怀里的烟袋锅端起来，摸索了半天也没找

到扳机。除了牲畜叫唤，人全都闭了口呆望着，等到看明白他的用意，就笑翻了。

妓女们笑得死去活来，有两个从大车上栽下去。有一个栽到铁匠已点燃的红炉上，头发顿时起了火。黄牛看见火光猛地蹿起，撞伤了两个做粉条的商人，踩死了一头准备出售的猪崽，直奔松动的岩石。

猎枪响了，黄牛猛不丁停住，头已顶在岩石上，浑身汗如雨下。躲在岩石后的辛柔媚笑眯眯地走出来，用猎枪指着众人。

“全都给我退出一里地，听见没有！”

牛角断损的声音像冰在河中炸裂，绵延不绝，在人心里留下凛然的寒意，岩石上的辛柔媚呆若木鸡，他已明确地感觉到岩石在震动。

辛柔媚也吃了一惊，她缓缓地把猎枪放下，衣服的窸窣声都让她心惊肉跳。

人群快速后退，被九虎林河挡住，他们就集体往东，也就是往河的下游去了。

岩石带着风声滚滚而下，毫不犹豫地落入河中，砸起一丈高的水柱。河水差点溢出了槽。

黄牛的主人哭倒在地，又爬起来去找牛。

人们一边咒骂一边情不自禁地做起了生意。卖细箩的跟卖镰刀的换了把刈韭菜的小刀。妓女们买了梳子和玻璃珠子串起的首饰。为她们赶车的人其实就是当家的，他吓吓地睡着她们，着急无法开张。他一直拿不定主意，是回去还是观望一会儿再说。

其他人也多半是这种想法，想走又不想走，在人群中又找朋友又连带做几笔小生意。

酒坊老板让小伙什把板凳摆在临河边的大柳树下，找了个粗壮的树枝张起蓝边红字的酒旗。很快板凳上就坐满了人，要不是赶车人一再谩骂，妓女们也会过去呷两口。

天气适意，且满目青山，连虱子在身上咬，那种痒也让人感到

舒服。衣服破烂得露了皮肉也不怕，阳光是最暖的衣裳。

关于去留问题仍没有结果，大家都是远道而来，都想在这里歇上一晌，也就不急于作决定。

无形中各自占了地方，各自的车辆或是担子都有了位置。

酒坊老板顺着汇入河中的一条溪流东斜走出半里多地，见到了一个泉坑。他尝了尝，马上用木棍石头圈起一块地方，泉坑在正中间，那就是他的了。

黄牛的主人借了屠户的马车，装上碾成肉饼的黄牛。他血泪交流，不过血是牛血，泪水才是他自己的。黄牛本是种牛，他要用它来维持一家的生计。车上的屠户在算计碾成肉饼的黄牛大概能出多少净肉。

黄牛的主人蒙眬看见猎猎的酒旗，又看见各自一方的阵势，把眼泪猛地抹去。屠户也慌了手脚，终于在边上找到一个位置停了马车。他的邻居就是那一大车妓女，她们恹恹地快睡着了。烧了头发的妓女不断把河水撩到头上，想洗去那股焦臭味儿。

接近晌午，牛肉的芳香绕过河岸上的四棱草和蒲棒草浪然地扭摆过来，使酒坊下酒的冷食黯然失色。黄牛的主人此时嘴咧得露出了右下方的两颗缺齿，他已用陈年的黄菠萝树叶包上牛肉成交了第一笔生意。后面还有许多人都在等着跟他交易。

人在不知不觉中比早晨增加了几倍。有卖东西的，也有专程来逛的。只是没想到进不去九虎林镇。不过，这个新兴的市场也很有逛头儿。

赌棍卡裆从左边的衣袋里掏出纸牌，从右边的衣袋里摸出牌九。所有赌的方法他都会，草棍、石头子、水中游的鸭子、天上的云，没有他不能赌的。他已经设下赌局，几个好赌的人先后蹲在了他四周。

“赌什么？”

“啥时才能进镇子。”

“我赌明天。”

“我赌后天。”

赌棍卡裆愁眉苦脸，“到乱沟时不乱，九虎林镇疯了。”

“媚儿，”大哥辛柔情问，“你听到梨花开放的声音了吗？”

无论是举首还是低目都能感到山梨花的存在。

“那是什么声音？”

辛柔情侧着耳，脸突然就红了，好像他自己本身就是花，突然间开了。

她把眼睁得大大的，但就是看不透大哥心中所想，也听不到花开。辛柔情脱掉粗褂，换上一件半新的细布衣衫。在他脱下旧衣新衣没穿的当口，辛柔媚看见了他比女人还白的身体，那使她非常吃惊。谁会嫁给这么白的男人？她听到了牛角的折裂声，随即闻到一股刺鼻的辛辣。

辛柔怀从岩石上跌落，两腿被撒了欢的四分之一间房子大的岩石吓傻了，再也站不起来了。

人群潮水一样退去了。跳大神的巫师身后的四条辫子如同野兽的四条腿，它们奔逃得有多么快呀。

“媚儿，过来，看看二哥还是二哥吗？”

她丢掉猎枪跪在他面前。

“你好好的，二哥，没出一滴血。”

“不对，我的下半身没了，快找找。”

太阳猛然间长在山顶上，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但它就是不出声，长长短短的光线射到所有的地方去，让小孩子长大，让时间腐烂成泥。谷地里的山梨花全都成了金红色，只有辛柔情听到了花朵互相间撞出的叮当声响。辛柔怀张大嘴和眼，他捉住了辛柔媚的小臂。

“媚儿，梨花变红了。”

她扭身再次看了看山谷，一团又一团梨花的雪，跳跃着各色光斑，显得更白，更耀眼。

“二哥，你是想娶媳妇把眼急红了。”

辛柔媚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背起曾经十分英武的辛柔怀，刚走两步，就摔倒了。

“你真的不能走了？”

“我要是能走还能不走？”

两腿好好的没磕没碰没出一滴血，软得居然不如面团了，她怎么也想不透。

“二哥，你还没娶老婆。”

“这我还不知道？”

“你再不能跑东跑西了。”

辛柔怀脸上现出一种类似幸福的神色。山梨花的香雾飘摇过来，让人的眼和心都有种朦胧的快感。

2

九虎林镇有两条街，前街叫百步街，石板街为后街。百步街上有饭铺、杂货铺、木匠铺、铁匠铺，一家酒坊一家染房，还有一家粗陶作坊。所有的生意都一般无二，顾客永远是那些人，而且经过了四年，几乎什么物资都没了。石板街住着的都是种田的，赶山的，挖参的，总之都是些出苦力的。两条街上都自然生长着山梨树，人呼进呼出的气流在半月间都是梨花的冷香。

两个小孩子在百步街上玩儿。一个说：“梨花要是能蒸白面馒头就好了。”另一个说：“要是梨花能卖钱不是更好？”这个欢叫起来，“好呀，好呀，要是梨花本身就是钱，那多好。”另一个看看山岭，山上树木葱茏，梨花白蒙蒙。“那些都变成钱，就好了，不是吗？”

“要是乱了沟，钱就会可街流。”

两个孩子的父亲大踏步走过来，飞起一脚踢翻一个，又飞起一脚把另一个当场踢断了气。

统领这个山谷的沟大爷季中同四年来头一回走在街上，他老远向惊慌失措的小孩子的父亲送去一个安慰的眼神。

“大人！”小孩子的父亲不管伤孩子，也不管死孩子冲着季中同跪了下来，声音激动得不停颤抖。

季中同轻轻扶起跪倒的人。

“王木匠，下午，你带上两个徒弟伐倒三棵山梨树。”

跪倒的王木匠浑身颤抖得更厉害了，要不是看到自己断了气的小孩儿他就会欢叫起来。

“大人，小小子人小，要不了三棵。”

“还要给辛家老二做个手摇三轮车。”

“那也用不了。”

“做个大的，你们爷俩儿躺也行。”

“是，大……大……人。”

沟大爷季中同没有经过审问就判了王木匠死刑。

王木匠立刻振作起来，把伤孩子送到郎中那里接手臂，把死孩子暂时用高粱席裹上。

辛柔情是王木匠的一个徒弟，专做细活儿，这天王木匠心烦意乱，把他派去伐树。他不想接受。

“树还在开花。”他的脸像姑娘似的动不动就发红。

“开花又怎样？”王木匠六神无主。

“开花就是要结小梨。”

“结了小梨又怎样？”王木匠这会儿才开始正视孩子确实让他踢死了一个。

辛柔情回答不上来，结了小梨也不会怎样，除了让人吃掉就是落到地上烂掉。“但是花开得那么好。”他穿着半新的细布衣衫，两只白手插在衣袋里，中指使劲儿抠着，没一会儿两个手指就露在了外面。

王木匠看着辛柔情两个动来动去的手指愣了好一会儿。

辛柔媚和姨家表姐云彩在百步街上走，她们想进杂货铺又不太

情愿，那里几乎什么都没了。

季中同在街那边，树枝把他黑色的长衫一会儿掩住一会儿抖搂出来。

两个姑娘的身体立刻变得僵硬，心扑扑乱跳，含胸驼背地穿街而过。

“大人……”

季中同并不看她们。

“梨花开得不错。”

两个姑娘眼睛发亮互相看了看，云彩把胸挺起，街两边屋子里的人都在往街上望。

“你们该去找石板街洗衣巷的旺象大婶，她会教给你们怎么做。我新近让她管理女人们的事宜。”

辛柔媚胆大些，问道：“那李五姨做什么去了呢？”

季中同眉头微皱说：“这不关你们的事。”

季中同从百步街消失了好一会儿，两个姑娘才缓过神儿来。

云彩结结巴巴地问：“他真的跟咱们说过话了？”

柔媚比她还激动，“我告诉大哥二哥去。”

全镇的人顷刻间什么都知道了。旺象大婶的门板都快挤烂了，而她每次只允许一个人进屋。

女人们的问题五花八门，连做了一个梦也哭哭泣泣对旺象大婶说。旺象大婶听凭女人们哭诉，一言不发。旺象大婶在送人出门时，好像是在自言自语：“女人比牲口强，也不比男人差。”

男人们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只要有机会就聚堆聊天，若无其事地往泥地上大口吐痰。

铁匠铺的炉火常是熄的，染房已有两年半年没事做了，染出的最后一匹青布也早已成了破衣烂衫。木匠铺除了打制棺材，十有八九不开张。至于饭铺，那不过是个摆设，装馒头的大筐箩缝隙里的渣子也是两三年前的。

不过，镇上的人都喜欢自己的镇子，外人不会知道其中的原